

第一章 生平与著作

一、生平

马丁·海德格尔 1889 年 9 月 26 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巴登地区的一个乡村小镇梅斯基尔希。其父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1851—1924)是位箍桶匠,在梅斯基尔希的圣一马丁小教堂担任圣器管理室的管理员。其母约翰娜出生于该地区的农民家庭,娘家姓肯普夫。根据海德格尔在提交教授资格论文时所附履历的明确记载,他的父母均“笃信天主教”。海德格尔有个妹妹,名叫玛丽埃尔,早年夭折。他的弟弟名叫弗里茨,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历程中始终与其相伴。弗里茨或许也是海德格尔最为信赖的人之一。海德格尔后来把自己的著作之一《演讲与论文集》题献给“我唯一的兄弟”。海德格尔在梅斯基尔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在这里上市镇小学,一直到 1903 年。

1903 年,海德格尔在 14 岁时进康斯坦茨中学就读。1906 年,他转学至布莱斯高的弗莱堡的贝绍尔德中学,并在这里完成了中学学业。

1907 年夏季期间,他父亲的一位朋友、未来的弗莱堡大主教康拉德·格罗贝尔送给海德格尔一本弗朗兹·布伦塔诺的论著《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多种意义》(1862)。此书后来被证明,它对青年海德格尔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908 年,海德格尔发现了荷尔德林诗歌的魅力。1909 年,他获得了高中文凭,并在弗莱堡大学神学系注册就读。

他在 4 个学期后,即在 1911 年决定放弃神学研究,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学上去。不过,他仍继续选修了神学家卡尔·布赖格的教义学。布赖格使他领会到了黑格尔与谢林对于思辨神学的重要性。他同样也选了数学与自然科学的课程,直到 1913 年。这一时期,他还参加了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领袖人物亨利希·李凯尔特主持的讨论班,并在讨论班的学习中产生了对埃米尔·拉斯克的著述的兴趣。

1913 年,他提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心理主义中的判断理论》。他在论文中指出,试图把逻辑的东西简化为心理的东西的心理主义,是基于对逻辑的实在性的错误解释之上的。心理的实在性,当其成为逻辑的实在性,即意识时,是稳固的、超越时间的。

判断的系词不是“成为”，亦不是“证明”，而是“值”，⁽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德格尔因健康原因没有被征召，继续在弗莱堡求学。1915年夏季学期期间，他提交了自己的资格论文《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学说》，并将该论文题献给亨利希·李凯尔特。虽然该论文仍然表现出对新康德主义的参考，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已变为占据首位。

1915年7月31日，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的助教，他的资格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

1916年秋，胡塞尔受命至弗莱堡大学接替李凯尔特的讲席，海德格尔成为胡塞尔的助手。

1917年，海德格尔应征至凡尔登附近的军队的气象部门服役，并与一位女大学生埃尔夫丽德·佩特里结为伉俪。海德格尔夫人先后在1919年与1920年生两个儿子耶尔格和赫尔曼。

1919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重执教鞭。虽然他在此期间发表的东西有限，在公众中的名声亦不大，但他很快地就在德国的大学里取得了很高的声望。他昔日的学生，并与他保持着良好关系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曾叙述了环绕着这位年轻教师的那种气氛：“在这位最有名的人身上有一种与

众不同的东西，……他除了在学生手中流传的课堂笔记外，没有任何使其名声赖以依托的著述；他的课探讨的是世人皆知的经典著作，这些课没有包含任何人将能够予以表达与传授的学说。他拥有的几乎仅仅就是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像秘密国王的消息一样传遍了整个德国。”^[2]海德格尔作为教师之所以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那种探讨问题与哲学著作的方式。这种方式 and 大学其他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抛弃了不同哲学流派（新康德主义学派、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等等）所谋求的精神安逸，在哲学教学中奉行了胡塞尔关于“回到事情本身上去”的格言。一篇评论这位助教之所以会吸引大学生的报道说：“思想又苏醒过来了。他（或者有人）使得过去被人们认为已经死去的昔日的瑰宝说话了，并在怀疑一切中让这些瑰宝展现出与人们过去所相信的说法完全不同的面目。终于有了这样一位教师，人们也许可以从他这里去学会思想。”^[3]在历经数世纪的注解后往往会退化成简单的伪哲学的哲学学说，重新恢复了其现实性。因为有了海德格尔，哲学恢复了原貌。

1923 年，海德格尔在很年轻时（34 岁）即被任命为马堡大学的编外教授。该大学当时是（科亨—那托普的）新康德主义的主要的欧洲中心之一。海德

格尔在候选此职时得到胡塞尔的大力支持。海德格尔在研究问题时的激进与大胆使其拥有的听众越来越多。据伽达默尔说，“很难想像海德格尔初入马堡时引起的轰动所达到的程度……不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教学，均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完全地投入于工作，并由此散发出影响。由于有了他，这些课程成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不再是教师在等待科研与发表成果的机会时满足于教学义务的活动。”^{〔4〕}正是在马堡，海德格尔撰写了其著作《存在与时间》。该书 1926 年 4 月 8 日完成于黑森林南部的托特瑙堡。在这里，海德格尔曾于 1922 年建造了一座简朴的山区木屋。这座木屋后来成为全世界海德格尔派成员的真正的圣地。这部著作题献给了胡塞尔，以示对他的“敬意与友谊”；并在 1927 年春天由马克斯·尼迈耶尔出版社出版前，在同年 2 月首先发表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胡塞尔创办与领导的杂志）。自《存在与时间》问世后，海德格尔的知名度传遍了整个德国，甚至越出了国界。当时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康德主义突然间被逐出了欧洲哲学舞台的前台。人们怀疑，如果没有一系列的误解，海德格尔是否会有如此的荣耀。而这些误解中，有些仍根深蒂固，消除得极为缓慢。事实上，许多《存在与时间》的读者并不知道海德格尔此著在存在论方面

的正确定位，而是用一种狭窄的人类学的，或存在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由此使该著失去了深刻意义。正是在这一时期，海德格尔开始了与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的友谊。后者后来在《存在与时间》的启示下对《新约》作了解释。

1927年年底，在《存在与时间》问世后不久，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为了给《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撰写《现象学》一文，建立了短暂的合作。在胡塞尔的邀请下，海德格尔草拟了一份以标题为《现象学的观念与回复到意识》的导论开头的初稿。在该导论中，他在用《存在与时间》里发展的存在论的或然判断的范围内，重新确立了对构成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目标的先验主观性领域的研究。海德格尔解释道，先验主观性的分析并非其自身的目的。它应该是为了存在问题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来进行的。胡塞尔在定稿中对海德格尔的先决的存在论未予重视，两人的合作突然地结束。第二次合作的尝试发生于稍后不久，但仍未能取得成功。1928年4月，海德格尔应胡塞尔的要求，根据胡塞尔1905年至1910年在哥廷根的讲稿，编辑《时间的内在意识教程》。但与胡塞尔交付海德格尔此项工作的初衷相反，海德格尔没有把讲稿中发展的关于时间性的分析归入后来的著作中。海德格尔后来说道，“我所提出的时间的

问题，是一个具有规定性的存在的问题。它是在一个始终与胡塞尔论时间内在意识的讲稿无关的研究范围内发展的。”^[5]

1928 年，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的正式教授。他接替了已经退休的胡塞尔的教席，该教席是由胡塞尔提议由他接任的。几个月之后，两位哲学家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少，两人间的裂痕在不断地扩大。胡塞尔指责海德格尔“没有抓住现象学变化的真正含义。”^[6] 1929 年 7 月 24 日，海德格尔作了他的就职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

1929 年，海德格尔出版了《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并在同年 3 月 17 日至 4 月 6 日参加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哲学对话。他在这次对话中，面对恩斯特·卡西尔这位 H. 科亨在马堡的继承人以及新康德主义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为自己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释作了辩护。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之间的这次冲突是人们早就意料到的，但它很快就显示出来，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位哲学家的方法很快被证实是不可调和的。当卡西尔在其著述中，将康德的先验主体性的领域扩大至一般的文化的表现，而海德格尔却对构成卡西尔思考的出发点与毋庸置疑的前提的先验主体本身提出了怀疑。此外，两位对手在所有方面都截然不同。在他们相会时在

场的人曾为来自两人的那种几乎是“有形的”反差感到震惊。卡西尔是位出色的辩证论者和在人际交往方面颇为老到的城里人，他试图找到与其对话者的共同点，或在没有共同点时，找到使他们对立的共同中心。海德格尔，一位毋宁说有点腼腆，在社交场上局促不安的年轻的外省人则不寻求妥协，反而去激起其对手的异议，以便使事情固定下来。

1930 年 10 月 30 日，海德格尔作了《论真理的本质》的演讲，讲稿经修改后在 1943 年首次出版。

1933 年 4 月，当纳粹刚刚上台不久，海德格尔担任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根据卡尔·勒维特所言，此事使海德格尔的弟子们颇为震惊，因为“他（指海德格尔——译者注）几乎从未表达过自己对政治问题的看法，看来他也不会对这种问题有一种确定不变的看法。”^[7]担任校长一职是这位哲学家一生中争议最大，或许也是最难为人们所理解的插曲之一。它激起了无数的论战。这些论战不仅涉及到海德格尔校长在这一时期中以及这一时期之后的态度，而且还涉及到他的思想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些论战周期性地一再产生，而大量用来“指责”海德格尔的事实则早已被澄清。老实说，论战之所以一直在继续，与海德格尔本人的态度有关，因为他从不愿答复针对他的攻击，更不愿进行自我批评。

人们觉得，他的这种态度只会增强他的诽谤者们的决心。

笔者实际上并无意去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在此只是想提醒大家，海德格尔是在什么样的局势下被引上校长的位置以及又随后辞职的。1933 年是纳粹党上台的年份。纳粹党着手进行了“革命化”，即让德国的整个社会，尤其是大学守规矩。在 1933 年 4 月 16 日上任后没几天，弗莱堡大学校长、社会民主党党员、医学教授冯·默伦道夫被迫辞职。默伦道夫要求海德格尔担任他的继任人的候选人。前校长、议事司铎绍尔亦支持这一要求，并强调指出，如果海德格尔拒绝这一要求的话，纳粹党有可能从外面派一位校长到大学来。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一要求。但他后来明确指出，此举纯粹是为了大学的利益。

1933 年 4 月 21 日，海德格尔被一致推选为校长（弃权票不到两票）。海德格尔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看到了“一个新的开端”和“使国内人民齐心协力与面目一新的可能性，”并考虑到大学能够为这种更新作出贡献。他也没有忽视某些运动的理论家听任运动自然发展的危险，希望通过突出运动在精神方面的目的与前景来制约这些理论家的影响。然而，他很快就越来越公开地成为纳粹党中央与地方

机构的目标。

马丁·海德格尔校长最初的行动之一是在学校里禁止纳粹学生的反犹宣传。他阻止了将在学校大楼前发生的焚书行为，拒绝让大学图书馆清除犹太人作者写的书籍。他与教育部进行了对抗，因为教育部要求他罢免两位犹太人教授：医学教授塔恩豪舍与物理化学教授、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冯·海维斯。他还阻止师生组织反对塔恩豪舍的示威。

海德格尔就任校长的几个星期之后，该地区的负责人邀请他加入纳粹党，并强调说，他的加入会大大地有利于他与教育部以及党的领导机构的关系。直到当时仍未加入任何党派的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一邀请，但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即不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从事任何活动。

1933 年 5 月 27 日，他发表了自己的校长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他在这一演说中对恩斯特·克里克鼓吹的把大学政治化提出了异议。克里克是位纳粹理论家和教育家，原来是个小学教师，后来成为大学教授，接着在 1933 年 5 月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校长，他主张把大学分解为职业学校。

1933 年 10 月，海德格尔根据“元首的原则”，任命了不同系、科的系主任。1933—1934 学年的冬季学期期间，巴登州的部长要求海德格尔撤换法律系

与医学系的系主任埃里克·沃尔夫和冯·默伦道夫，让赞成纳粹党的职员来继任。海德格尔对此予以拒绝。面对部长的坚持，海德格尔决定辞职。他在1934年4月23日离开校长的职位。此时正值他就任校长一职整整一年，距希特勒1934年8月19日大权独揽还有4个月。他拒绝出席向其继任者、法学家克恩交接的仪式。克恩后来被当时的纳粹报纸捧为弗莱堡“首位民族—社会主义的大学校长。”

从1934年4月起，海德格尔在大学里的活动限定于教学任务里。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他对当局的敌意，并很快就对**纳粹官员**的激烈抨击。他的一些讨论班受到了监视**和禁止**，如1939年关于恩斯特·荣格尔的《劳动者》一书的讨论班。他的优秀出版物（如出版于1942年的《柏拉图关于真理的学说》）不得被评论和引用。他在弗莱堡作的众多演讲，如1935年的《艺术作品的本源》、1936年的《世界近代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他关于荷尔德林的评注《正当节日的时候……》（1942）和《还乡》

（1943年为荷尔德林逝世一百周年而作）遭到纳粹党的地方报纸的诋毁。他还被排除在1934年在布拉格举办的国际哲学代表大会和1937年在巴黎举办的笛卡尔研究代表大会之外。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设了《形而上学导论》

(1935)和《何谓物》(1935—1936)等课程。从1936年到1940年,他又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尼采的课程。他在关于尼采的课程中,对纳粹分子对尼采思想的生物学解释提出了批评。他谴责了形而上学传统的“虚无主义”,并致力于为他称之为“另一种开端”,即一种更为关注存在与真理的思想的到来作准备。从1938年起,他开始涉及技术问题。这一问题在其整个著述的最后部分中成为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主题。他同样也与诗人(关于荷尔德林的课程与讲座)和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人(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展开了对话。

1944年夏季,他被告知,他属于大学中最不需要的教员,并被征调到莱茵河畔从事挖土的劳动。同年11月8日,根据纳粹党的命令,海德格尔被编入人民冲锋队,这在所有大学教授中可谓是绝无仅有。

1946年,让·博弗雷首次赴托特瑙堡拜访了海德格尔。博弗雷后来成为法国哲学的特殊的对话者之一,在让法国人认识海德格尔的思想方面贡献良多。这次造访是两人之间从未停止过的、漫长的对话的开端。为了回答博弗雷向他提出的问题。海德格尔写下了《论人道主义的信》,该文发表于1947年。

由于盟军禁止他从事教学，海德格尔只得在大学之外继续从事他作为思想家的任务。他在有限的圈子里举办了一些讲座，如《诗人何为》（1946年为纪念里尔克而作）《观入在者》。^{*} 1949年在布莱梅俱乐部作了由4次演讲组成的系列讲座：《物》、《座架》、《危险》和《转折》。1950年，他为纪念马克思·科默雷尔作了关于《语言》的公开演讲。

1951年，海德格尔恢复了在弗莱堡大学的教授职务（名誉教授）并重新开课，其中最著名的课程有《何谓思》（1951—1952年冬季和1952年夏季）和《理性的起源》（1955—1956年冬）。他主持了好几个讨论班，探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他还和欧根·芬克联袂主持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讨论班（1966—1967年冬季）。海德格尔在70诞辰时被梅斯基尔希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这些年份正是海德格尔著作多产的时期，海德格尔在这些年份里，作了无数次演讲，如《筑·居·思》（1951）、《何谓思》（1952）、《科学与思考》（1953）、《谁是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1953）和《技术问题》

^{*} 此标题法文为 *Regard dans ce qui est*，德文为 *Einblick in das, was ist*。——译者注

(1953)。这些讲稿后收进论文集《演讲与论文集》。他通过《诗歌中的语言》(1953)、《词语》(1958)、《语言的本质》(1958)、《语言》(1959)继续进行其对语言的思考。上述讲稿后收入《在通往语言的途中》出版。该书的法文版被题献给勒内·夏尔。海德格尔在1957年与1962年作的演讲《同一与差异》和《时间与存在》中,循着探求存在的本质的方向,继续深化了自己的研究。1955年,海德格尔首次访问法国。在法国逗留期间,他参加了在塞里斯—拉—萨勒举行的学术座谈会,并作了《哲学——这是什么》的演讲。他在这次访问时住在博弗雷在巴黎的寓所,并在瓦朗热维尔会见了画家乔治·布拉克。他还会见了诗人勒内·夏尔,并与他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1958年,他又来到法国,访问塞尚的故乡普罗旺斯的埃克斯,并在文学院作了《黑格尔与希腊人》的演讲。

1958年,海德格尔发现了希腊的魅力。他在写给让·博弗雷的信中说,“希腊之行的记叙可用柏拉图的这句话来概括: *Dicible ce n'est en aucune manière*。”他数度前往希腊,并于1967年4月在雅典作了关于《艺术的来源与思想的终点》的演讲。

1966年夏天,海德格尔应勒内·夏尔之邀,在沃克吕兹省的托尔这一诗人居住的小村庄逗留。他在

那里主持了关于如何解释巴门尼得的诗歌与赫拉克利特的残篇的讨论班。1968 年夏和 1969 年,他重访了托尔,并又在这里主持了两个分别关于黑格尔与康德的讨论班。

1973 年,海德格尔在其弗莱堡扎赫林根区的寓所组织了最后一次讨论班。他在这次讨论班中,试图从胡塞尔入手探讨存在问题。

海德格尔在 1976 年 5 月 26 日逝世于弗莱堡,后安息在他的家乡梅斯基尔希的小墓地里。

二、著作

A) 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著作 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著作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完全由“对外公开的”著作组成,他在这些著作中阐述了他的思想的不同方面。除了 1927 年的《存在与时间》这部在所有著作中占突出地位的论著外,这些著述大部分篇幅相对简短,并且是在单独地公开发表之后,收集在这样一些‘有主题’的论文集里,如《荷尔德林研究》、《林中路》(Holzwege, 1950)、《演讲与论文集》(Vorträge und Aufsätze, 1954)、《在通往语言的途中》(Unterwegs zur Sprache, 1959)、《路标》(Wegmarken, 1967), 以及在法国出版的系列论文集《问

题》(I、II、III、IV)。第二类由海德格尔在大学执教期间,在开课与主持讨论班时的讲稿和发言稿组成,其中有一些在他生前即已出版,如《形而上学导论》(1953)、《理由律》(1957)、《尼采 I、II》(1961)、《何谓思》(1971)、《赫拉克利特》(1971)。这些讲义不单纯是一位大学教授授课内容的文字记载,它们往往是通过发展与阐明在同时出版的著作中所进行的分析来继续这种分析。

B) 全集 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著述虽然已经数目众多,但它们仍只占哲学家所有著述的很小的一部分(大约为 $1/8$)。保存海德格尔手稿的马巴赫档案馆,根据其最新的估计,它实际上所具有的海德格尔的手稿超过了 10 万张,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出版过。这些手稿不仅有海德格尔最初在弗莱堡、接着到马堡,后又到弗莱堡任教时各个学期授课的讲义,同时还有大量的论著、论文或哲学家本人亲自保留的演讲提纲。所有这些文献的公开出版可谓是一件颇为可观的工程。这一出版工作已由海德格尔在 70 年代初交付给法兰克福的出版家 V. 克洛斯特曼。海德格尔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目前主持整个出版工作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赫尔曼这位欧根·芬克昔日的学生的协助下,与其幼子赫尔曼·海

德格尔一起，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全集的准备工作中。全集的出版目前正在进行，并且还远没有完成。它由下列 4 个部分组成：

1) 第一部分将收入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著述，1944 年以前已经出版的一些讲义除外，共 16 卷。

2) 第二部分册数最多（50 卷左右），它将包括海德格尔几乎所有的讲义。海德格尔开设的所有课程与讨论班的一览表见 W. 理查森的著作《从现象学到思想》第 663—671 页。

3) 第三部分将包括所有未出版过的论文、论著和演讲稿，将有 25 至 30 卷。在出版者已宣布的卷册中，有《对哲学的贡献》、海德格尔从 1936 至 1938 年所写的笔记（其重要性为评论家所强调）、论著《哲学论文集》（1941—1942）和系列讲座《观入在者》（1949）。

4) 第四部分将收集海德格尔为其讨论班、已出版或尚未出版的著作的初稿、评注、信件等等所写的注释。

在全集的卷首，海德格尔标出了下列口号：“道路——而不是著作”（Wege—nicht werke），希望首先提醒人们，哲学思想的特性并非是去产生出“结果：著作”，而是在路途中，即提出怀疑。这一口号同样也希望表明，全集应当在其自身结构中，反映出